

寒岳集

共十七

~16  
2437  
5



門  
號 2437  
卷 17-5

寒岡先生文集卷之四

書

答沈汝丞喜壽

伏承台賜問書感戰靡量公廳數日之陪雖未得奉討卑  
悃而猶竊以瞻望顏色為幸焉耳鄙生過被聖眷異常而  
疾病癘漸決難久冒而又未即去狼狽憂蹙無以自裁山  
野踈愚不識舉措隨例再避自踐痼習亦出於不得已也  
恨無由承教於前以豁矇眵徒增瞻遡耿耿推事久廢誠  
為未安多濫之解恭竢台啓之上耳如賤生者果不無一  
陳之計而何能仰動聖聽乎只當為煩瀆之歸用是惴惴  
焉耳

方伸紙仰致閣隸之問此時台札忽下謹奉展讀仰審暑



熱方酷台體起居萬福區區感慰之私無以奉喻速失計  
來冒百疾交劇勢妨遽歸尚此遲徊適有大病之候恐不  
免朝夕卒仆之虞已乞罷斥於道伯方束裝以俟爾西厓  
之葬近未隔月而不能留待為臨穴之計疾病為祟慟遺  
窮天義經之刊尚未成緒此亦不能無恨南北天涯一拜  
無路渺渺思懷無以自裁

答禮曹判書戊申

再承令惠書仰感仰感顧濼陋安敢與聞於講禮之盛而  
問筦之辱謬及於非其人慚懼之餘不敢仰孤厚意率意  
草上仰蒙令望只增罪咎益深悚慄惟在令詳去取如何  
爾

因茲引變除復用初喪斬衰之服最為今日講禮大項

洗前謬復古禮大機關在此一事我東千百年成憲要  
在於今令鑒適為宗伯於聖上好禮之日使周家典禮  
復見豈不幸甚而又幸甚乎周公之後惟朱子參今酌  
古定為禮家不易之論鄙意要不當一節放過如何如  
何

昨奉令賜書深感不彼之盛意而因日暮未即拜報愧負  
無已練祥服色非不知當在講定節目之日而欲明通喪  
之義引朱子之說以立其証則似不得不詳其變除之節  
目自上衰服已具而羣下服制未成則亦不得不詳其目  
發引變除而申追服之論矣唯其令意不在於羣臣喪服  
之一項故以前後所論為之經而不切矣花潭之疏雖未  
入啓而論方喪古制之嚴實我東方前此所未有則豈必

盡入啓而後授以爲証也 仁順之喪雖用通喪之制而  
只用白帽帶謂之復古之漸則可也欲於今日請一遵已  
行之禮則恐或夫盡也令意惟在於勸上三年之喪而區  
區之見則欲羣下之共服古制宜乎支離之稟不入於盛  
聽矣然鄙人者亦何敢自信只聞古人方喪之大節而悶  
今日不見方喪之服適聖上誠孝好禮之日而吾令鑒爲  
宗伯謂可以蕩舊謬而立成憲機會不可失故爲令鑒前  
後陳告而不避煩非謂令必採賤見也衰服之制取法天  
地具衰通版衽寓衰斬摧痛之義此聖賢用意之勤而令  
皆掃之只用長布之衣有同庶人之喪服云云者乃花潭  
疏中惻切之論而區區之意亦在於斯故不揣令耳之逆  
而言之不已益增慚懼不自己也前日令教所謂復見周

家典禮之盛者果不可以得見矣賤曾終不能無憾爾然  
非令鑒相愛之深樂聞之盛則安敢有懷無隱至於如是  
自抵狂妄之譴乎伏惟令有以愨鑒而不罪焉則幸甚  
猥荷不鄙許與往復累辱手問其爲感幸何以仰喻示教  
之意謹奉承悉鄙人亦何敢自謂必蒙俯採只不敢自隱  
其賤見而已令見已定覆啓已申自上既行通喪之制羣  
下亦得以布帽衣遂以至於三年則是亦方喪也其視夫  
卒哭後烏帽帶豈不幸甚矣乎茲承俯諭深謝不已  
少時雖或竊窺禮文而所講究者不過村巷士夫間尋常  
儀節而已如變禮大節則非所敢曉亂離十載無一卷禮  
書一切屏廢兀然爲無所識知之人伏承台教第增惶懼  
誠不知所以仰答但據臆見則虞卒哭祭之盛者非如朔

望為殷奠之比則世子自為之主無乃或未安乎以國王  
謹遣世子為頭辭無乃或無妨乎世子以喪者親祭而不  
敢自主稱上命以獻無乃或順於情理乎且世子執喪親  
行而曰謹遣議政或宗室之人則竊恐尤有所未安自上  
雖已除服而若親祭則應用 服既未親祭則令世子代  
以告祭豈有不可愚見如是而倉卒之間無所考據姑此  
奉謝

再承令札感戢無已啓草依教修改以上但賤見雖竭恐  
終不合令意此為慚慄爾前後令諭只欲勸上三年之喪  
而臣下則不用衰裳之服所以鄙臆滋惑朱子以君服於  
上而臣除於下深病之今令教曰君臣異制曰先重後輕  
降殺有節曰君臣之服只仍麻衣而無辟領最後書則至

捨羣臣服制之議無乃不幸而或近於朱子之所病者乎  
鄙意則定君臣服制之正則自上三年之制自在其中以  
吾聖明出天之孝豈待諄諄之稟哉自上通喪之制不可  
以不致意而臣下方喪斬衰之重亦不可愬然而至於捨  
之也如何如何荷愛之深不敢不盡愚見亦愚之致也慚  
悚慚悚

獨勸上行三年之喪則措辭有所未安故泛論君臣三  
年之制鄙意如此立論方為無偏耳如何

商議禮曹啓目

謹按禮經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為君斬衰三年  
以義制者也蓋三年之喪自天子至於庶人不敢以貴  
賤有所增損而漢文變古壞禮始立易月之制歷代因

之莫能釐正晉武魏文欲矯而行之當時羣臣庸陋不能將順其美宋孝宗獨斷然行之既葬衰經如初視朝衣冠皆用大布朱子稱其甚盛之德而答門人通喪之問則曰當如孝宗所制之禮君臣同服而畧為區別以辨上下十三月而服練以禫二十五月而服襴幘以禫二十七月而服朝服以除朝廷州縣皆用此制又曰製古喪服以臨別製布僕頭布公服布革帶以朝乃為合禮至寧宗時上劄請遵壽皇已行之法躬執三年之喪又當時有司誤用深紗淺黃之服則請因啓殯發引變制之節復用初喪之服追改既往之失遂詔遵用三年之制此皆豈非百王不易之定論哉我國五禮儀亦一代之成書立法定制似非偶然而卒哭後變服一節最

為無據方之易月之制雖稍有日月之以近而其為短喪則一也豈非朱子所謂百步五十步之間者乎 仁廟朝名儒徐敬德欲上疏極論喪制之失請盡通喪之制其愛君之誠實朱子之遺意也 仁廟王后之喪因掌令閔純之疏卒哭之後仍用素冠素服亦豈非復古之盛意乎今日~~等~~等之見當一依朱子之論定上下通喪之制其有~~不及~~及於初喪者則用朱子因啓殯追改之意復用初喪之服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禫二十七月而除朝叅公會之時則用今布帽布圓領麻帶白靴亦朱子布幘頭布公服之意也然則誠朱子所謂一整數千百年之陋垂數千百年之成憲者而素冠素服之羹得復見於今日豈不為明時盛德至幸之甚乎但緣

條講禮事體重大議大臣稟裁施行何如

答尹知仲義立先生時在大川

院吏之來謹承令惠書就審夙夜有相令履珍勝感慰無量速病滯京師窘敗百出迫不獲已扶曳而來觸冒炎程傷損益重方委卧沉痛而無前異數忽臨於夢寐之所不及驚惶憂蹙無所措躬此間進退維谷雖使古人處之猶以爲難况老敗癯病臨事暗昧者乎然聖眷至此雖死道路安敢固守初心我欲俟疾病稍間爲勉強登途計耳

答李克休光胤

別離多年傾溯恒勤茲於權君之來獲承辱惠書說復蘇感如對舊儀且悉庚炎方酷居閑有相雅履清迪欣慰之至尤不自已速老病衰敗雖性命幸存而頹廢已甚杜門

憤憤無足言示諭書院奉享事曾在花山亦獲聞其一二矣今被院儒遠來相問亦有長書披教一一殊非老昏所堪承當感悚之餘無以爲奉酬然商量取捨則在左右諸賢而區區者安敢不自盡愚臆耶夫書院而有祠廟使學徒有所矜式固書院之幸事如未有合奉儒先恐不必強立祠而無祠廟處亦頗有之書院輕重不甚係此而吾黨所爲羞恐初不在此也別洞經學文章誠爲可稱而俎豆文院李先生曾有所難焉則今不得更議矣腰軒文章節義與金李兩賢齊名而清公兩邑既俱有書院則貴院之欲以奉享恐亦無不可也第念李先生道學卓然爲後學所宗師而貴郡迫近薰襲無異同鄉先生芳躅亦未嘗不往來於其間遺響所播愈久不沫且書院營建前後往復

承稟令其手札面命想必滿篋盈耳則士子之一心景仰  
 欲為之崇奉而依歸者當有所不能自已於諸賢之本心  
 而有不待勉強揣度者矣田園之有無鄉井之異同在不  
 足問也今因甲乙論議之不齊而不免孤一時士子之心  
 則亦安知不為後日後生遺恨哉月川以先生老門生篤  
 信自守老而不懈舊業尚在本郡奉祀侑享保無異議則  
 如來示使之從祀亦何至不可乎如復有外間一種之說  
 如來書所示則許更商量以俟後日亦未為不可也睡軒  
 同享果有年代之嫌而別洞又不可已焉則倣白鹿之五  
 賢立二賢祠於院旁固宜而或不便則如來示祭於鄉射  
 堂又何不可乎權正郎名雖未著而操履實德果為可敬  
 則並享為三賢何妨但此等事事體至重凡百當加慎重

不可從一時苟簡之論率爾舉措或致有萬一後人之疑  
 也如何如何鄙人者感荷厚意不諒而安暴淺見安保其  
 或可乎不韙之罪決知難辭慚懼伏惟恕原而精思  
 博詢要擇其十分恰當者而為之焉不勝幸甚

答鄭天安謹

前於過境之日優承款誨感荷之至迨不敢忘茲又委寄  
 俾訊情意懇至仍審盛熱尊政履珍勝益切慰謝無任區  
 區鄙人載病遠來無中路毒委卧沉痛方無以自振而嚴  
 召忽降恩諭非常驚惶憂慮不知所措尊示喪冠黑巾果  
 為未安曾見花潭先生疏中亦論此事既覺其非改之何  
 妨初非成服之比豈有追改之嫌安見則如是而第未知  
 高明之斷行如何耳



答郭穉靜題

謹承專价惠書謹悉霜冷雅履珍勝感慰無量鄙人抱病  
遲徊有同春戀不能去者可羞可歎爲省先耳已送由狀  
於巡相若許則近嘗發歸耳院事既蒙方伯盡心措畫自  
當循序就緒何用過慮何不端拱靜坐以俟其成終耶中  
丁之退來教果然而鄙意則進退之權不可自院主張只  
合具由報稟以聽方伯之命也頃承方伯之言大槩當用  
十月初四而如不及則不必強拘前定之期臨時更定吉  
日自營直請院所預齊親書板面奉行奉安之祭耳須勿  
自決而稟白以定如何粟木此亦無有東西無所奉位版  
有改處狀請于 朝廷而下來矣鄙意則暫置於地何不  
潔之爲嫌乎如何如何曾聞有所神主木者恐其落地落

地則不潔使人先伐其上柯仍斫其正用處扶而取之僕  
猶恨伐其上柯時無乃不免緣上踏着之有犯焉耶今公  
所置地之憂無乃近於甚人也耶如何如何

連遭右文方伯院事殆將成緒寶先生道德之盛自令人  
盡心之不已而亦賢院長至誠所感之致然歎尚何勝齋  
舍門墻既畢其功蒙養之所亦將遂願奉安之期不失清  
和方伯親祭必不負舊令尹之約事體嚴重執事諸員想  
必各殫心力此皆區區欣幸之深而抑又有憂懼者存焉  
倡率後輩謹服先生之道使之明顯以副前後道主拳拳  
之望此事其所關不但如今日之憂而已若空齋虛堂徒  
偃蹇獨立於江上山中則豈盡心拳拳相繼之至是哉此  
賢院長之所不可不知而老僕之喜而憂幸而懼者也不

知左右之意以為如何

答沈方伯悖

述頓首伏奉令惠問書仰惟巡宣有相令候萬福益增感慰之至速止兇窳期迫在明晨今既啓殯傷割罔裁令詢奉命在外值先諱行祭與否未見有先賢言及慶但鄙人曾忝關東先忌之日略備饌需哭於所館直徇私情耳可否則未敢知今亦不敢為令契有所云云也但今日令所慶則稍異於彼連城留營猶未全罷亦有營衛宜不愈於棠蔭偶到慶而借奠資於邑宰者哉感下問之辱謾并及此率爾慚悚惟冀令恕臨喪悲疚言不他及

與鄭輝遠蘊

積病瀕死中人事全廢海島多年尚未得一問惟是寤寐傾翅之懷何嘗少頃更忘焉我今因李評事新之聞有歸便略始奉候動止遠惟歲寒理遣自愛德學俱懋僕半體全枯常不離床褥只是一息僅存而已引領千里情更悠悠切祝益加珍蓄不懈遠邁不宣

答崔監司璫

旬日之間續奉令手札翫復感戢有不自已且審春寒令候萬福益深欣慰第念又換新代交逾漸緩竊想未有以亟慰親庭倚問之望不任頌仰之至垂示啓草接摺明白詞意懇到其必蒙允可該曹亦當准依回答我東方右文無前之盛舉當期自今日豈不甚幸矣乎鄙人所欲瞻上者果是朱子實紀中累朝優崇奏請舊例而今案中已先在矣已備令並參考矣殊為幸甚但於狀草中似或有商

量添入者輒隨已見付籤呈上以待令諒去取雖特令度之寬不遺堯誠而漸悚則深矣寒暄家廟春秋賜祭今尚不廢不必更煩陳請矣但於其祭時請依朱子祠用恭奉朝命之祝而亦唯在令思量或入於狀末否耳如何如何朱子實紀中有成化間禮部頒降祝文而其詞則曰徽州府知府王哲等敢昭告于太師徽國朱文公云云末曰爰備牲醴敬陳明薦云云則是以禮部所降祝文而本府守臣祭之也又有弘治間欽降婺源祝文而其詞曰知府某欽奉朝命致祭于宋贈太師云云末曰茲值仲春秋敬陳品物云云則是以欽降祝文知府定為春秋例享之祭也又有景泰間欽降建安致祭祝文而曰曾孫某官某祇奉朝命昭告于先祖太師云云末曰屬

茲仲春秋謹以牲帛醴儀用伸常薦云云則是降祝于家廟令奉祀之孫歲祭之也今於有旨中有別為致祭之語則是只一番致祭於新建之初而不作永式於每牟春秋之享乎似與當初本道狀啓之意不同始祀之初則固當依 聖教措辭別祭而春秋之祭奉命之意當如何耶適此新建肇祀之日令奉文教之任竊想留意善慶用彰朝家崇獎之美典俾作一院永久之恒式則豈不為當代右文之一助乎祝文頭辭恐當倣中朝之例而曰恭奉朝命敢昭告于云云別祭則似當日致祭于云云如何此亦只是據彼而敢以臆意告焉惟在令諒慶而已

自頃日伏聞尊闈愆攝之後竊深奉慮未或敢忘茲忽伏

承令重垂復書仰認神相之效尚未快收而大勢則蓋已  
向和境矣令又獲釋重負趨侍有日豈非至誠感天遂蒙  
恩免者乎為令契不任欣慰而為一道軍民計則寧不甚  
缺然矣乎抱病窮山之人亦未獲時奉德音私情黯然而  
不可自己也道東服色之定謹悉令示春秋降祝之規亦  
援引紫陽考亭等故事更申狀啓令意既定豈非我東右  
文之一幸事乎此間有皇朝朱子書院祠廟致祭等事奏  
請與降祝規例而不能自寫未獲奉備參考令留若少有  
日子則未可令近住下人暫為之膳上也耶故事必須詳  
悉方為完備故欲望令一寓目焉耳如何如何

答李汝懋厚慶

懸邇之至專使遠來玩復手墨具悉佳况感慰何量僕病

憤如昨但既哭仲兄之喪又值亡親之諱神思如喪無以  
自處耳况頃於月初九東岡作故吾黨失一良友朝廷失  
一直臣矣豈不關世道之可念哉千里旅櫬近將來返而  
故墟荒落殯葬無計其夫人與小室皆無依寓矣令人不  
知所以措處奈何奈何大庵之病常以為念君決往訪之  
計甚善甚幸須促駕而行留敘累日後容賂語以慰病中  
之懷歸以說盡於我慰我戀鬱之情如何如何

龍御賓天攀踊之痛遠近所同孰如老臣偏此罔極不計  
道路顛仆令發力疾之行一哭當返還期早晚亦未預知  
耳茲承貺書深慰深慰卒哭之前大中小祀並令停廢則  
私家時事墓事之類俱難舉行唯忌日則亦喪之類畧具  
警設何妨自餘臨行賓集事擾不能奉究

答張德優顯道

謹奉辱惠書就審霾炎雅履珍勝感慰良深僕沉呻僅保一似舊况耳念君獨賢供勞喫了辛苦與其不能躬服聖賢心學寧不若周旋效誠於殿廡階序之間亦未必不為幸事也况因此而感悟奮迅庶幾從事而力學焉則豈不尤為大幸事乎如何如何辱問之報謹具別幅幸更內思而上稟焉毋誤信耄者之妄言也餘惟加護珍誌

答李以直箴

張秀才之來披得手書知方入書院料理奉享等事甚慰甚慰問目略隨所見草批以送但草草半片者親之也長幅遣儒者尊之也既又先生之無乃外之乎無乃外之者不如親之者乎一病療而一病生可笑僕為院長十一載

而以仕宦於朝僅適郭穉靜為院長今十六載矣方來此乞適瀝血懇懇而不能聽於是時也而貽書請適於未滿十年之前穉靜俯觀而蹙鼻冷笑君之迂闊非可笑而穉靜之笑之者為真可笑矣君子為事必得人而後請擾君之前日三望之中茂伯方奉任奔走於兩湖志遠方在病呻之中新之迂闊泗濱小齋之事尚不能堪焉不知君欲更得何人而備三望乎此又不可知也何不安心靜坐徒為之動心燥擾扇出心火乎殊為未安可歎頃者李茂伯謂我曰以直之為長雖不滿意若適則更難得如以直者僕以其言為真知言不知君意如何須勿干私意平心公聽而觀之如何

別紙

此中有一大可笑事病中不堪獨笑君亦助笑呵呵為佳積病將死之人自以曾有其書而燬後三載四求不見幸而得見則禮說之書可以成矣公華之書可以復矣又多前參後考左商右酌之處如得見死別之人猶恐其留之不久而遽被催還則不計自己死期之久近敢生謄寫之計猶不敢自斷試問於人則人亦愚者不為沮止而又助成之蓋事或成矣但未知其死之在於已成之後乎未成之前乎曾聞倪馮不知老之將至此則倪馮不知死之將至者美其人之言曰吾亦豈不自料其死乎此書是三代以下所未有之書而近方又無有藏置處吾雖死留作後來士子傳者則不亦宜乎其言尤使人不覺折倒近來後生士子中寧有好禮欲見之者而乃發此言此不過為臨死必欲成就之言僕之笑尤在於此君亦於此一言試作大笑以謝後來不肯好禮之諸賢如何然有一說死之或先或後於書之已成未成則固不可知既死而分作村廬許多醬瓿之覆亦自是一事也

與李士厚壻

別後一日侍奉何似便令人依念僕無事入山水色山光覺與人世異恨士厚之不得早來同此觀也

答裴子章尚龍

謹奉哀惠書就審秋涼孝履支福深用感慰但令弟憂中久患沉痾奉慮罔涯未知已遵古人達觀循禮順變救生之道否蓋毀瘠為病君子不為而妄執滅性君子謂之無

子則學識有如今第有兄有如哀侍而唯知呼天而已悶  
煎而已不知權宜通變之大義則恐非令弟謹禮之本心  
亦非哀侍以禮愛弟之至情也切冀千萬精思審處不任  
區區懇懇之至

哀季氏沉綿困弱奉慮無已乞更加調護勿用固執湏求  
所以不死之道實自古孝子不得已之權變也哀何不為  
之深思自陷於世俗無識者之不通乎千萬更加精思俯  
從禮制毋負泉下遺愛之至情不勝幸甚古者制禮聖賢  
與世俗膠守待死者孰為得失乎千萬諒之

謹奉僉惠哀問就審新正追慕有相僉哀履支勝感慰無  
量第惟令姊令甥之喪出乎意外豈惟孝叔一家其於一  
鄉朋友相愛之情俱不勝摧怛之至重念子頑純誠端敏  
之資今何復見平日最相愛如老物者雖在積病瀕死之  
中而嗚咽悲悼無以為懷况在僉賢契哀疚方深悶惻之  
懷又何以堪勝耶每一念及不覺傷歎倍加也茲被專人  
惠問益切感激之至切祈俯循禮制寬勉加愛

與權章仲好文

速拜速疾病愚陋昇伏無聞高明不鄙辱賜以書奉讀以  
還欣幸感怍不覺起而再拜也茲者春和伏惟閣居有相  
起慶萬福速早獲從先生長者之後竊聞古人所以矯揉  
進修之方而氣質昏淺行之不力今且老矣撫躬茫然殆  
無以為補復振作之計於是而聞左右之風豈不惕然感  
慨思有以一望見顏色乎杜門昏憊無由承拜於前引領  
徒有嗟嘆而已

與金活源渠

遠發專使垂惠問書就審中夏盛熱侍奉有相動止佳福  
感慰無量第惟村間不靖奉親奔避尚未靜居區區向仰  
之懷甚不自已速風痺痛楚之患入夏轉苦頽仆沉呻有  
若將死之氣象如是而一念尚入於心中乎用此前者所  
託一未奉施俾來蘇感之餘又不能不爲之媿悚也行狀  
初欲新寫一本而不惟不得寫手賤疾如是不能致念欲  
只以付標慶略爲之彙括別紙抄書以上則殊似太汎又  
前日揀擦之本或似未精今遂以其時黃標塗改之本呈  
上以備許令更書一本後見還須於寫訖毋滯惠寄焉如  
何石表亦不能多改只修正末端數語以上詞甚凡陋不  
足用也益甚惓惓石出幽堂事係非常倩題賤生永認無

疆之意請季昇書之賤題之下曾與左右暨季昇面約矣  
公其忘之乎僕亦未及省焉而茂伯諸君參聞而言之自  
今追思其意亦好不知明見以爲如何如不爲不可則請  
季昇書之焉如何金驪州令公亦可以書之并惟量慶焉  
幸甚區區此言實非私意伏惟照諒

先尊府行狀左右則謂之已就完本而鄙意則尚多有  
脩改之處尊行發還之後病且多事不能重閱欲姑待  
少間而見抵兒孫書龍蛇事蹟崔金所撰行錄并他丹  
命盡搜還每觀尊意則只一成草本足矣何必每加修  
正與僕之淺見甚不同豈高明之教有或不盡第恨僕  
之蒙拙不如古之文不加點之敏才也尊教既如是故  
龍蛇事蹟謹奉拜還金崔所撰則僕請爲之重寫而安



行交抹者不可更煩他眼故不敢并上王堂三劄亦被  
交抹之煩不敢上尊契所草事蹟則以行狀或有所修  
改處雖不敢仰掛尊眼欲私自修改而留之當或有考  
閱姑不敢上并惟寬諒不罪此行狀雖復有修改之處  
而蓋亦已完矣如有求碑文墓誌處用此本以請之恐  
亦不妨且雖更修改只合臧置弊麓不欲更洩呈上耳

答權慎初終先

謹承惠書深慰深慰嘗見問道於旨旨之不諒而安答蓋  
兩非之矣今君既為問道者又欲使我為安答之旨耶張  
子曰師不古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  
如類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  
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

槩制服禮朋友麻朱子曰如弔服而加麻經耳又曰麻謂  
經也禮又有為師環經之語而忘不記耳以是觀之其素  
衣巾帶可知矣子貢居孔子之喪築室於場他門人三年  
之外治任而歸則其居處槩亦可想歸其家則亦必別處  
於外矣殯側之位亦有賓客所立之處則似未必別為入  
哭矣如何如何惟在賢左右與同門諸君參酌而善處焉  
耳如旨之見何敢質言之乎

前於春末獲奉遠訪得從容晤語八載阻懷足寫一分雖  
於別後依舊領遡而感荷之情則實未嘗忘焉也茲奉遠  
寄長書惠諭諄諄翫復慰悅如重對清眇也且審老暑方  
酷雅履珍勝尤以為喜僕老病日甚常伴枕席常事呻吟  
此外憤憤無足言也寄來溪門答禮之書深感左右能不

忘前諾考閱全集分門類次以成就禮家寶帙也實非常之幸事也當更勘準如有往復亦將為書商訂也每念君杜門固窮之苦心何嘗忘焉示問祿仕一事古人比之飢飽寒溫非人所當預亦不問於人也但以僕愛君之心為君籌之當益堅苦節益懋進學而已他無一毫置之靈臺丹府間則其他日克然有得於高懷者豈一仕一宦之與是較乎來書所謂死無棺槨藁溝壑一語真名言也真使人不可不時時經心也吟咏以還嘆尚嘆尚

遠發專使惠書賜問意已厚矣詞亦切矣翫復感荷無以為喻就審秋清文會有相雅復佳勝益深欣慰之至僕衰病式悴僅扶殘骸而近緣感冒初寒痛楚沉呻益復憤憤無是言前來禮書深服揆次有本門類類精非左右諸賢

好禮之誠致意之詳何以如是時一覽閱慰喜無已更擬勘定俾為完書以副諸賢愛慕先正之盛意而收拾餘燼重緝五先生禮說功未究竟力不他及姑置巾衍祇增愧歎

### 與張興孝

道路阻脩懸邈恒深茲因金活源之行謹奉辱惠問書憑審時氣清煖凜履冲福感慰之至無以為喻僕病久轉痼痛楚日甚今則坐卧之苦尚不能自任一死之幸免不足道也西師敗衄將領投降前頭不知更有何變凜室之憂誠無以紀極也鶴峯行狀今猶未畢修正積廢文墨痼病百出使金丈徒勤六載往來之勞豈勝羞歎只恨當初不諒而輕為之犯手耳謬寄詢目元非所敢知而病昏比甚

近又困於料理狀草靡暇窺觀竊擬待得沉呻之暇或一  
究玩而至其精微之蘊則何能覷破也唯想賢契力學深  
造之勤而自愧病痛之甚久不能留意此事耳邈矣未有  
合席之期切祝益加珍勉以副遠大之望

答裴益裁尚孝

述白悲病之中又此愴怛中心傷悼如何可喻青春之游  
白首相失古之人亦已不堪其懷矣况此瀆死之年少時  
朋友之幸而存者絕無其人耶况吾先尊昆季義分之深  
又不可以他比耶今且縮呻枕席莫伸一趨之哭此情如  
何此痛如何把持來書益增悽咽未及期而速葬古人謂  
之渴葬渴葬豈合施於尊季父之喪乎葬之以禮今日所  
當講他非有所虞也欲速則四月旬前豈無其日不信禮  
而信卜豈吾所望於吾賢契乎惟左右諒之悲甚病重言  
不他及寬勉自愛以慰慈念

與李道

數千里長程風日和暖晚發早休加餐自愛趨庭之日奉  
承嚴訓謹慎節約以順大人之志毋悌大人之教毋失為  
法家良子弟千萬幸甚歸來須剖老人之目不惑

與朴震昌

頃見君書知君侍奉平善學力加進良慰良慰老物受風  
之手足冬來益痺其終不久於人間世矣君何不種種來  
見以體君先祖雪峯之意歟君之先祖昔者吾友也我死  
而雪峯生存則雪峯之視惟熙勝吾之視君而老病且憊  
與死為隣不能使君朝暮執經於門屏之側地下他日吾

無言矣君須開月之為始勵意馳到于此晝學夜習俾免  
下流之歸則其幸如何如何

答陶山書院諸生

李徐兩友之來謹奉僉不鄙辱書翫而復之既感荷不已  
且深喜文會有相僉共勉進道以不墜先生遺緒也如速  
老且死矣昏昏無以自振將不免永負我老先生平日之所  
望唯深愧悼尚何言哉文集之久已入木誠為斯文之幸  
而未有序跋之文未有以發揮先生道學之正豈不高後  
學之不幸哉竊恠夫當時諸老成文文非不俱在非不共  
尊先生之道其所以拳拳撰集之意亦甚至矣獨不能留  
一語於其首其尾以遺今日之遺憾此誠不敢知也至於  
今日僉以是為悔乃命庸陋者為之庸陋者之於是也揆

分義固不敢辭然而其於有不合而不堪焉何哉布為不  
可以襲錦繡沙礫不可以混金玉佛頭猶不可着糞况不  
為佛而甚於糞者乎不惟不能光曜先生之道其如遂有  
以晦昧之何哉無之則欠焉而已有之而辱焉則何哉所  
謂千不敢萬不敢者願為僉契誦之蓋不敢不自量而貽  
僉契謬託之戒言出悃悞非為飾讓伏惟僉有以諒區區  
平生戴慕之誠如何而自不敢託名於其間之意庶幾恕  
察焉幸甚

答任卓爾屹

累蒙惠顧深荷不鄙其所感幸殊不可喻第以塵簿忽迫  
一未開稔別後慚悚又不自勝茲者謹承兩札偕至玩復  
以還尤以為喜鄙人沉痛比甚又不免暫接使命因悴昏

倒如不自支爾發揮一書不敢奉掛於人眼約束俱在序文而不能堅守本心時於相愛之間出以傳示已為破戒至於辱為之謄出則謬妄撰集獲罪先賢之罪固已不敢自掩而區區初計決不欲全壞尊教之承雖切而私情之愾亦如是徒積慚懼殆無以為謝焉奈何奈何惠恕之寬亦不敢望焉譙責之峻直任之爾武夷志仁誠敬等書雖不敢遠借其寧慳一覽之詳也謬詢一紙久負盛意而病冗兩困尚未下手痛嘆痛嘆

謹承辱惠書欣悉苦熱尊履萬福感慰可喻鄙人癯衰如昨無可言武夷志寫今過半深可慰也敬簡自是學者用力功程故偶然言及於相勉之地屢蒙訝砭慙懼無已初寧有他意哉伏願益加功於此二字勉勉不已其深遠

大之效豈可量哉鄙人北縣之行時未定當在某日亦不知果不為魔障所猜耳梧竹霽月之賞聞來不覺肺腑生清僕小塘荷月亦不能一翫病頽可歎

累日不得相問懸邇方切忽奉專价之問欣悉新秋乍涼靜養有相雅履珍勝感慰無已鄙人近間歸勢轉迫而其難益深狼狽悶撓鬱鬱濡滯耳先賢筆迹固為可寶而猶既不易左右亦何必棄一隻缺一雙也近當留翫累日臨行奉還於賤分亦已足矣如何如何前問未答後問繼至自顧空疎慚赧益積亦可見左右閑裏進學之益邃而賤生鬧處無所用心之益甚也旅榻已空而真經一秩幸偶留在矣苦於呻吟應酬之勞亦未暇一閱常以為恨貴歲下送之意出於相愛之甚盛豈忘感乎猶不必疊置案上

茲敢奉還

謹承辱惠書欣慰無量但奉卧多起少之示何奈與賤證相符耶豈非吾人稟受先於疾病上多了分數耶為之向嘆示禮曾欲草上而未及焉乃蒙再辱慚慚慚其所云云者又豈得中乎聊以塞其厚意焉耳女之孝者少而烈者多誠如所示鄙意則有似不然者其不能孝焉者誠為欠矣而移此怒於貞松烈栢之節無乃使公心入聞之或以為偏矣乎如何如何

人情有大欲而得遂焉則心肺和暢寒暑不能為之崇僕之此來實則然矣騰月天寒非不嚴沍而幸免大病來卧溪野他不足道而惟以耳目無侵神魂稍靜為幸也求去累矣而每被旋掣此番之來亦自未保其必遂故不敢開

口向人言歸相愛如左右與琴犬亦不敢告行李中立兄弟之相送亦偶然耳援此致譴則無乃不免有不審之寬乎途里阻脩音書難頻遠懷悄悄無以自裁

距未滿千里之半而渺渺音問莫由以時相通傾嚮悠悠茲者兩札一時駢至緘未及拆慰已滿懷仍悉涉春徂夏靜養有相雅履珍茂無任欣瀉之至鄙人衰敗已甚病悴日劇夜必昏痛達曙晝亦困眠不已氣象憤憤寧有可說書冊之役雖不敢全捨而未有一毫進益之力竟得無聞而死焉矣可歎可歎前來謬詢每欲奉酬竟見而緣病冗未暇下手今又滿紙之間皆非賤臆所敢測焉者寓目茫然心旋懍懍何能奉究一二於倉卒間耶不免并與姑留以待神氣稍蘇庶幾不敢自隱以為知之為知之不知為

不知計耳其中如重磨方諸箴銘所疑之條則尤非區區  
所曾聞者奈何奈何霽月光風止水明鏡皆無非克復之  
效而自有體用恐不當致疑於動靜之有殊也李先生禮  
說前所分類者却似未穩去年在湖西略加隳拓更為繕  
寫而猶未愜意又於京中友人處借得一本頗有詳略異  
同欲合并為一冊而刪復添闕工夫不易亦未有寫手時  
未成就焉恨不得如吾兄好禮之人與之商量類例俾之  
無欠焉耳

寂寞窮山之中忽見賢姪之來蓬然之喜豈但遮空虛者  
之聞人是迹耶既亟問幽居平善之况又即披翫手札言  
不及他而先賀其五賢從祀之慶固知斯文所重朋友間  
所開口而為語頭者宜無忌於此也絕世凶慘之捏固不

足道而益篤自修之教實出相愛之深敢不敬承魚鴈之  
稀蓋由道路之綿邈而向往之勤則寧以此而或懈耶謬  
問數紙不即以時奉還竟不免令姪親自填寫而歸慙悚  
已深其間安報亦安保其或是耶益用瞿然而不知所以  
奉謝也自餘萬懷何能盡縷唯有一不得不言常思任重  
道遠之憂益加勉乎弘大剛毅之功孳孳乎不敢已焉此  
區區之所以不敢以老病自廢而願以貢乎高明之地爾  
雪風千里惠發專使既以手書詞意勤厚翫復以還蘇感  
如何仍審歲華將暮味道有相尊候萬福欣慰之至又不  
可以言喻述何足道哉老病交加衰悴已甚杜門窮居憤  
憤僅遣而已至於舊學日就荒蕪而無人與之相發自分  
此生無復有聞而死矣為之慨然潛歎奈何奈何世間一

種可憤可恠之事何足與聞何足與較古人所謂行且見之者令人自應當之亦須任之耳前後謬問謹置之巾篋中年來多事久未填寫常竊慚悚又自秋間復有修訂禮書之役精力不能及他汨汨以至今日茲奉專价之督不知所以為謝也乞弘度小寬其慢容俟歲後即淨寫以還不勝祈幸

積病沉呻之中忽奉盛鍼意并疾讀蘇感可量溼癘連旬靜養萬福尤增欣慰速近綠暑濕太盛偏枯轉劇立既不運又無計僵卧若枯木然藥餌鍼焯並皆未效深以為慮來書以昏耗荒廢不復天賦為憂左右之沉潛道學日有深味僕所深羨寧有是共如僕方在死亡中苦病憂死之外更無收為真是竟不復天賦而死誠為愧痛良增浩

嘆切祝深懲老病之友益加精鍊深造期必復天賦之良幸甚

答金士源泮

為問公侍奉起居今何如茫然不聞公休咎者今六載矣引領東望時復悵歎僕已已大病之後精神氣血較之昔日猶兩人也猶幸免死僅僅苟度而比年來又遭慘慟之喪悲哀汨沒幾不可支吾用是舊疾增劇今則至於仆席而呻吟矣且又家間病患一向支離愁憂煎熬未嘗有一日之佳况大槩交象若此其於所謂問學者其不能專心而致力亦可知矣可悶可悶每念昔日同遊之樂未嘗不往來於心也錦溪先生遺卷今安好否黃景栗今在豐基侍奉無恙否目書有以並示之也柳景文今已作鬼悲悼不



已僕憂病若此既未哭先生几筵尚又未遂披宿草之計  
懷恨窮天死亦難忘適值官人以事歸聊此附問情遠懷  
多不能縷縷

答崔大容有海

自歲前獲奉一書之後未知清駕今駐何地傾邈之至不  
能相忘茲忽披得手問累幅繾綣既復不懈其所以為病  
中之慰者何啻為金玉之貺耶欣謝欣謝且審歲盡春回  
奉職有相雖復休迪尤以為喜賀也迷風痺則五載矣感  
冒則再朔矣輾轉沉痾一向委頓深悶不已奉讀來書慨  
然有留意敬字之工竊聞前賢學聖之要無有切於此字  
如僕則非不曾早得聞之而媮惰類靡畢竟老而無成今  
迫將死悔嘆何及茲來來喻不覺欣然有新意也如左右

既富且強之時其不益盡所以加勉之乎不在避跂之至  
伏荷不鄙屢承紆訪得以奉接清揚展敘從頌山野朴愚  
何足知之然自我而觀之其亦平生樂易之君子也終日  
相對令人不敢生一毫邪妄之心則其中之所存亦可卜  
矣甚服甚服抑以君子之所難恃者氣質朋友之所相勉  
者學問請益從事於克己之學令視聽言動之間無一之  
非禮則其所趨詣之地非所敢量妄謂一國蒼生舉奠於  
仁人之度內矣竊伏猷猷不任祝望之至交淺言深古人  
有戒而敢此發喙率爾之咎知不可逃而一見而愛之誠  
不自覺其所望之過厚也唯高明勿疑直此奉別後會未  
涯臨紙耿耿

答申高靈景翼

積阻傾瀾之餘謹承專悃書就審盛夏撫字有相尊履  
萬福感慰無量鄙人衰病昏憤無足言令姪得還於九載  
十死之餘當為一門之慶幸甚可慰也追喪之制於禮無  
文豈鄙昧所敢論但雖行素累年而既不得伸哭踊之節  
被衰麻之服推以人子之情理則想宜有不忍已者矣古  
人論在遠方聞親喪過三年後始奔喪者謂宜當先之墓  
斂髮袒經不製鹿衣及杖也哭盡哀遂除於墓歸不哭也  
家人待之自如常不變服也其不製鹿衣者其以衰服已  
除不當重製也此則異於彼不知當如何而可且未知其  
毋喪果以葬之如禮否乎此亦不可不參商也如何如何  
雖曰禮疑從厚而似近於議禮之嫌尤不敢輕為之妄議  
焉耳專負厚問之義徒增慚懼殆無以為謝也伏惟更博

問於知禮處尊亦十分酌處俾無後悔如何

答許義城問

頃於孫介一之來獲奉辱書就審字履佳福甚用感慰而  
賢庶弟隨從事陷於丙師之敗驚恻何勝元帥從事三人  
而唯李從事之外兩從事不隨於師行未知作禪於何從  
事而以意料之李曾率忠原未必不與之相知而屬之麾  
下也李共元帥皆不能死生之辱誠為不如死之榮而以  
一家兄弟之情言之無乃寧媮而不如生乎况將領而尚未  
死軍官則一卒徒也何能望其必死乎然則無乃或有以  
少慰一家之情乎然其死其生既不可知則不得不處之以  
死而為之禮也及聞丙敗家屬或具棺虛殯其是否不敢  
知而設位成服則恐不得不為也左右馳詣故山奉慰其母

與妻子仍率來以養則豈不甚善乎左右所云皆已得之別無淺見有加於惠示之外也但念左右情極友愛夜懷太過不任傾嚮憫歎之至竊思之不死則固為一家私情之幸死則實為男兒為國當然之事庶幾寬抑勿為過憂則幸甚

與文頌甫緯

相別十有餘年中經亂離之苦兩家喪患之慘又不忍言矣積年積鬱情何可喻頃於伽椰山中未克相聚此懷耿耿每食不飽辱書千里情重九鼎俱悉况甚以為慰吾人一生窮鬼所謀手臂之傷又出於意外驚歎之至又何如耶速中原之赴元非初計德卧都中退又不易羊藩狼狽悶默無聊爾老矣此生他何所望唯有親書丹理身心為餘生事業靜動思慮求無差失而若於心地上有所得

焉餘外悠悠皆不足道會奉靡涯懷思渺渺

答吳翼承長

為遣專使遠寄問書玩復蘇感其何可喻曾聞有穢垣新命為君以去就之筭為慮矣今審示意且逆變又出意外人臣大義有不容退安奔走謝恩在不得已深以近來雅履佳迪為慰又深喜今日所見之得是也僕新遷哀汨凡百憤憤來書所謂有損節宣之方者亦見得是之言也君所見既再是矣第未知此後所見之復如何耳入京奉職觀象相宜亦未知所履能保其佳迪否乎適奉先志庶幾無忝在此一行惟我翼承其翼承之哉君請我一言之當以為無惑之助僕寧復有他言哉惟冀有以無惑焉耳仲春向盡寒猶未解千里嶺路加愛加愛

久未聞問積有馳思茲者人來得奉手書欣悉春暖侍奉  
學履佳勝深慰不已僕昏病僅遣他不足云示喻以通達  
古今為初學之先務而博觀諸家之書其留意進學之功  
如是甚善然為學必先知要如不知要而徒博之是務則  
將不幾於汎濫駁雜而不知所以自擇者乎至於天人之  
理時措之宜尤非初學之所惡誠不願賢季之如是用力  
也今日只合先從四書熟讀而精思之以為體驗躬行之  
助不亦可乎且閉戶獨學不如朋友講習之樂每念君發  
憤追隨可以有相發之助而居既不適不能如願徒有向  
風馳想而已聞君似患心懸此亦過思之致須完養含蓄  
令德學深察之餘功有以相助於衛護精神為幸  
辱書欣悉新春侍奉增福感慰無已僕碌碌添齡只是無

可言者三加之吉日攷曆子得今月二十八日想承休受  
福之期當在此日矣僕亦願奉一言之祝易曰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君子懋德之要孰加於此唯於此而真積力久  
然後可以承先人之餘慶而長保無窮矣非所以翼承者  
乎庶幾勉焉毋愧為君子之子則豈非為門人弟子之所  
共幸甚者乎此言出於惻悞想聽之不但例頷而已餘望  
擇賓謹禮以嚴乎成德之始也

念君侍奉曷嘗暫忘久未省謁此心常常悶悶又不能奉  
一評之誠傷哉貧也竊自悵悵秋間僅一得見君書而亦  
末由相報唯有一懷如懸茲忽專价而來得書讀之慰何  
可勝歲寒侍奉萬福尤以為喜僕杜門昏昏與病為伴自  
視舊學殊無寸進不進則當退以此懍懍遣日耳毅叔忽

爲古人哀哉尚忍言哉視他朋友之喪益復無以爲懷君  
昏常念之何嘗少置昨且遠恨不能日夕相議今已定之  
矣君名之改當初僕實主之非不深念君之今日之心矣  
存先師本意既不欲仍名以長字又不可獨以長字爲名  
又長字不可棄又潛念先師蓄德毓義之深厚其必有流  
遠之報爲子孫者今不欲一斯頃而忘先人之美是以與  
磬叔諸兄與朋友間識事理與平日相知先師之人共議  
而爲君今日之名自今追思亦未覺其未穩矣然君心如  
是唯君自爲之添一慶字雖有意思去一慶字亦何不可  
吾不復敢爲之可否矣且既去慶字則翼承之字不切於  
長字何獨苟存其字耶亦諫而改之可也

茲見君書蘇慰可量滿紙縷縷讀之再三深喜君所見明  
白所論平正其間雖有合商量慶大槩皆好須益力涵養  
孜孜不已期造遠大之地以副日夜懇懇之望末端所論  
朋友間病痛亦是然出處之煩處事之謬朋友既有此顯  
失則痛言而力攻之使之聞而或改之實出於相愛之至  
誠抑又何傷乎其聞而不能改如僕者則真爲可愧可怕  
也然君亦惟於吾而論此等之事若於他則不可崩一毫  
疑長者之心可也君亦有病暴露須常含蓄純實至誠處  
物可也僕忽此適縣固爲可幸而謬被朝命事將狼狽極  
可憂窘然終當還棲舊隱豈能久於京中哉出處頻數之  
罪真是正律也只合甘伏無辭也明且發行事多不悉

與吳翼承

頃見書奉報之後未知行止之終何如也數日前始因人

聞其未赴也茲獲書具悉靜養有相所履冲福甚以為慰也  
也數莖之白固可瞿然其使遍頭渾白者聞之不啻滿山  
青葉之一黃寧不為之起想而增慨也耶然亦須趁此光  
陰未甚晚暮益加惕勵毋如老物迫死無聞焉則幸甚書  
院事何嘗暫忘無計一往觀之吾衰可歎

數日前聞君又奉徽垣之命嚴旨已降想君跋踏愈深難  
於終不起則初心有不敢固守也傾嚮不已茲忽專人賜  
書喻以黽勉之意感與慰集益切馳迺僕病憤如前時事  
艱虞聖主求言如不及古人有言人臣一日在官當盡一  
日之責君既不得不盡一日之責則當以何事為先昨見  
京中人書曰吳君近日上來必有嘉謨律論動一時耳目  
者此可以見人之望於君非輕矣切須加勉圖有以仰酬

如天之上恩也言難遠定唯在君盡心相時焉爾

自聞君南還戀想彌增而相奉則益無路此時悵歎不已  
也茲奉辱翰慰蘇可喻思命累下召旨再降君之去就實  
為難處成筭已定於賢者之見而相愛之情殊不任拳拳  
也切須更加精思道義自處上毋負聖恩下無愧初心如  
僕老昏尚何言哉衰病轉劇杜門沉呻而已

前奉賜書具悉仕况甚慰甚慰頃於入處得見邸報知君  
拜正言旋以避嫌即適未知今為何官其啓辭批答並伏  
見矣吾自聞國有逆變常以退在為未安近又聞事涉宮  
闈聖上憂傷老病舊臣尤不可不一上去伸一慰於國門  
之外而歸故強力作行離家今十日而中途冒暑病日侵  
劇今則昏仆沉呻不可以進一步矣歸亦不可得矣不免

奉小疏陳情下端略及鄙悃上送令樟呈於承政院樟或有故則楮可以呈之楮亦有故則君則以形跡之嫌不能自呈否如何如何吾近欲遲留於此近處得見批答後力疾下歸爲計批答若未速下則吾進退誠爲狼狽矣獲奉辱書具悉近况平穩感慰何量臺評曲折全未有聞昨始畧聞而不知頭緒今日稍得其梗槩矣只踈踏待命而已他何言哉嚴命一降固不可頃刻遲滯朱夫子以陳了翁之反不聽使者之請小留重歎其竒哉平生學道用在今日來喻有終始不渝之意不任歆慰擁枕僅草萬不他及

與李季獻瑤

即此清和伏惟鳴琴有相尊候萬福速自去秋奉暇還山

病仍沉滯未復還 朝碌碌跼伏日惟憤憤誠環顧而無可言者今亦蒙被佐幕之 命亦緣癘德之甚振發無計未克赴謝祇增惶慙怔營耳貴治距此亦不甚遠而相奉既不可圖書札往復亦莫值其便徒有向風傾遡而已茲因邸卒之歸聊奉附問想老兄能不忘舊義否僕近就鄆山之下伽水之上新築茅棟種梅百株種竹十叢蓄琴蓄書以爲幽居之契矣儻得高畫梅竹各四五軸助我清賞否數頃煙波數疊雲山與葡萄一兩架水草一兩葉并勿惜一寫曾中之竒願付之辟間醒此昏眸也如何如何此等物皆此中所有故敢白能使鷗鷺雍容於水草之間彷彿我忘機之契則尤善

與朴君秀文煇

是何言哉是何言哉吾翼承其至是哉聞言痛哭心腸如割內外門戶既無強近之親孰爲之經理而爲千里運喪計耶其再從姪吳君與其親甥成生或力不足或未經事皆不可以奉託竊思之惟吾賢契君秀或有以念平生之義許偕令胤登程到彼一哭之後如無他可以運致之勢則薄板爲棺駕馬爲輿庶可以免千里顛沛之虞不知此意於高明之見何如非公之思慮有所未及非公之行李有所遲徊而敢如是云云者僕亦所以自盡其愚慮而不敢有所隱於吾左右耳伏惟深思而善處之幽明之間庶幾盡其誠信焉如何積病遠還困惱痛楚之中又此悲撓之甚言不能他及

答崔士行轅

積不得相奉浩不禁戀思忽見手書具悉歲暮侍奉安樂感慰俱深矣僕僅支昏病無可言者每惜如君清秀之姿何可易得而邑中無佳朋良師不能相與導迪既不能進之以心性之學其於舉子事亦不能索做精功遂將難得之歲月長付之營屋獵川之虛役豈不誠可念哉然此出於相愛而發毋又爲之賄嗔則老者之幸也

答鄭俊敏

得奉清游於高明爽塏之地摩挲舊蹟塵土消落亦浮世不易之幸事也所恨老病之人難於留滯一宿匆匆忽焉告別竒賞未穩佳會即罷寧不爲別後之追慨者乎追遣賢胤貺書問還厚義之至又非思慮所到感愧之交盈襟莫鴻許接羣朋數日作擾獲審邇來雅履清勝此間傾慰



又無以過此雲山之勝登覽之跡宜不可以埋沒而既非  
拙筆所堪形容則乞毋惜一場構思以永其傳幸豈營千  
百也耶况諸賢之辛勤營建之勞尤不可使之泯泯則城  
山記之作恐老契不得以辭焉也如何如何寒月將傾胤  
遠告勿所懷之多不能縷縷

寒岡先生文集卷之四

